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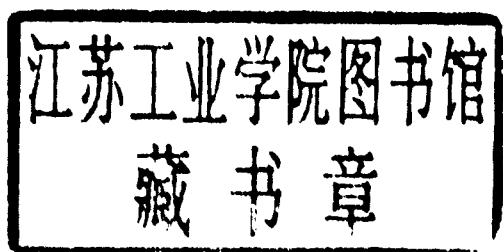
北滘文学作品集



顺德北滘镇文化站 编

北滘文学作品选集

顺德北滘镇文化站编



二〇〇三年二月

序 言

洪浩鹏

为迎接党的十六大召开，2002年9月，我镇举办了“与时俱进的北滘”文学大赛。文友们以这次大赛的获奖作品为红花，平时在各级报刊上发表的佳作为绿叶，编出了这本内部交流的集子——《北滘文学作品选集》。

在通俗文化和网络文学交互挤压着纯文学的今天，北滘这方市场经济发展迅猛的热土，居然孕育出如此踊跃的文学爱好者和作品，要解释这种现象，不能不提到政府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这个地方的文学传统：老作者笔耕不辍，扶掖新人；青年作者与时俱进、百花齐放；校园里的小作者们垦辟园地，蓓蕾欣欣向荣。就成绩而言，我们的一位老作者廿多年来没有停止过业余创作，已正式出版文集二部，最近六篇作品入选《广东省当代散文选》。我们的青年作者阵容鼎盛，拥有近十位顺德作协会员，是《顺德文艺》和《顺德报》的重要作者群。进入校园，我们更可以随手拿出《红帆》、《碧桂园》等多本校园里的文学期刊……

我们北滘又是一个聚才的地方，来自大江南北的各种人才，其中不乏文学艺术的藏龙卧虎，凭此优势，我们的文化事业也逐步形成了海纳百川、自成一格的特色。这本集子，也体现了这个特色和老中青百花齐放的局面。

参加编校这本集子的同仁，绝大部分又都是作者，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打造出建造北滘文化广厦的一块砖头。我还想重提一下上面

说到的那位老作者，他本身又是我镇的文化干部，呕心沥血搭建了《北涪文学作品选集》这个“舞台”后，自己的“节目”却一字未上。“为的是腾出宝贵的篇幅让新人登台”，他说。同时，镇领导梁国锋委员在百忙中为集子题写了书名，体现了政府对文化事业的关怀。有这样的敬业精神，有这样的领导重视，北涪文学决不会停步！

翻开《北涪文学作品选集》和她的姊妹篇——北涪镇诗词学会编印的诗集《颐园》，就像开启了北涪文学殿堂的两扇门扉，让我们昂首阔步，朝着“必须大力发展社会文化事业”的方向继续前进吧！

二〇〇三年一月

目 录

序 言	洪浩鹏
-----------	-----

小说篇

寻常百姓家	循 宽(1)
周家庄旧事	周 舟(47)
婚姻内外	刘凤阳(60)
矮脚妹	文 杉(86)
勿忘我	严素文(137)
楠兰花	喻丹诺(143)
新世说三题	文 川(158)

散文篇

水乡风流

人生正道是沧桑	杨文灿(159)
窗外的风景	康 燮(163)
我的空中花园	文 川(166)
金楼情	立 平(169)
姑婆屋	郭少枝(171)
宝林寺游记	刘纯宽(173)
撑篙划艇水乡吟	文 杉(176)

家	严素文(179)
北京的“小北 jiao”	刘凤阳(182)

大地情深

中国·七月	文 灿(183)
寻雪	康 燮(186)
在鲁迅故乡的遐思	邹翔安(189)
守望丝瓜	龚志强(192)
解读客家人	杨 川(194)
默默走过	朱源来(196)
觅趣	李丽川(198)
咸菜协会	刘凤阳(200)

生活感悟

祝你一路顺风	李丽川(201)
初蕾	少 少(203)
母亲针	叶美娟(205)
永恒的“洋娃娃”	余卫兵(208)
水一样的春愁	郭少枝(212)
春蚕颂	邹翔安(214)
不要给自己打败	叶美娟(216)

韵律篇

夜游碧江民乐公园即景	苏 理(218)
西江月·碧江游	陈熙煌(218)

故里新风	苏国辉(218)
碧江漫步	苏伟新(219)
理想家园	杨国光(220)
打桩机畅想	文 杉(222)
教我如何与你面对	蔡 栋(225)
单膝而跪	蔡 栋(226)
秋阳灿烂	伊 平(227)

蓓蕾篇

用生命换取阳光	郑夏映(228)
假如还有三天生命	宋 歌(231)
“痘”蔻年华	郭炎芳(234)
重生	梁慧儿(236)
《北漂,我对您说》	廖静雯(237)
致顺德	蒋哲人(238)
交通灯下的故事	关小丹(239)
后记	苏禹(241)

寻常百姓家

循 宽

春节过去不久，梁塔村铁木农具厂的梁大明找到梁守义，说村农具厂民主推选厂长，梁继荣夺得 70% 的选票，这事儿你们支部就商量一下吧，早点定下来，别误了厂里的生产。

梁守义心里边一愣，却也还是不动声色，淡淡的说，这事我也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你也给别的村干部打个招呼，今晚上集中一下，研究研究。

大明没说什么，转身要走。守义嘱咐他，你也列席参加吧，说说厂里选举的情况。

梁大明答应着走了。望着大明的背影，梁守义心里叹着：看来这继荣也的确算是个人物。人说尺长的泥鳅也翻不起大浪；翻得起浪来的就不是泥鳅了。

他觉得自己过去是小瞧儿子了。

梁塔村的铁木农具厂可以说是梁守义一手经办起来的。初办这厂的时候还是人民公社化。这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却总不能让老百姓放心大胆的吃饱肚子，公家也难得富起来。作为梁塔村堂堂党支部书记，眼看着村集体穷得连修理农机具的钱都不知道往哪里找，梁守义心里不是个滋味，心想革命革了几十年，老百姓头上没有了三座大山，为什么就摆脱不了一个“穷”字？有人建议把那些铁匠木工集中起来，办个小厂，光为村里制作修理农机具就可以节省不少的开支，闲时还可以在别的村里揽些活，赚点小钱。梁守义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也就顾不得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帽子了，组织了个“铁木农具厂”，无非是干些修理农机具，制造脚踏打谷机之类的活计。梁大明是这村里的木匠老师傅，梁守义就任命他担任了农具厂的厂长。儿子梁继荣初中毕业没学可上了，就进了这厂，算是跟梁大明当上了徒弟。

梁继荣从小就是个聪明孩子。进了这间厂，他的小聪明更表现得

淋漓尽致。

这工厂虽也挂着个“铁木农具厂”的牌子，实际上简陋得很，工厂车间都是铁皮顶的房子。南方气温高，一到夏天，这班师傅们就如同进了蒸笼，汗如雨下，连气都喘不过来，在里边干不到两个小时就得出喘口气，歇一会。而越是这个时候，活儿又特别多。继荣找到梁大明，说：“大伯，你得想办法改善一下条件，不然，误事呢。”

大明道：“你这孩子，就不想想大田里务活的社员，那可是脸朝黄土背朝天，更热呢！”

“那可不能这么比。”继荣道，“现在稍微投资一点钱，改善了工作环境提高了效益，收入就能远大于支出呢。”

大明觉得这孩子会想事，他说：“那得多大开支？咱们可是正缺资金。”

继荣道：“让我想想吧！”

继荣花了几十块钱买来一个小高压水泵，从车间旁的水塘里提水喷到铁皮屋顶上降温；又拿出自己的零用钱买来漆包丝，照着物理书上教的办法绕线圈，找来钢筋铁皮敲敲打打，竟做成了一个特号的风扇，开动起来，虽是噪声极大，却解了铁皮房的暑热。

继荣这两着棋，让那些工人师傅们几乎三呼万岁。

一时间，工厂里上上下下都觉得继荣这闷葫芦里有真货。梁大明心里也高兴。于是就常在梁守义的耳边叨念着继荣的好处，守义也只当是作伯伯的夸赞侄儿，就没放在心上。

那年春节期间，黎小兰对继荣道：“明天把你大明伯伯请过来吃饭。他和你还有一层师徒的名分呢。”

继荣去请大明。大明说：“都什么时代了，还讲究这种旧礼节？说起来你是我的徒弟，这一年也帮了我不少忙呢。”转身同妻子商量，大明婶子对继荣道：“明天树玲的小舅子要来拜年，我没得闲不能过去。就让爱玲姐去做你妈的帮手。你妈一个人，忙不过来。”

爱玲是梁大明的女儿，嫁了姑妈的儿子黄常荣为妻。继荣又请了姑妈梁婉洁一家。

第二天，大明父女俩一大早就过来了。爱玲帮黎小兰杀鸡理菜，

在厨房里叽叽喳喳说着体己话儿；大明在前厅与守义、继荣聊天。

守义说：“这一年，你们厂对村里的贡献特大，该给你记功。”

大明说：“说到功劳，继荣这孩子该记头条。这孩子有文化，有头脑，前途无量。”

“孩子终究只是孩子，你可得和我管着点。”

“不错。这孩子不错！”大明对继荣赞不绝口。继荣在他爸面前一向话短，红着脸在一旁听着。大明道：“我有个想法，你们支部商量商量。我年纪也不小了，说到管理，也只能管到木匠这一块。不如就让继荣这孩子当家，他倒是什么都懂得点儿。我想让贤呢。”

“使不得使不得。”守义连连摆手，“继荣也不过十八九岁，哪里就能挑起这一副担子？”

“有志不在年高。年轻人懂得天外的世界，比我们能多了。”

“那也不行。他是我儿子，让他当厂长，村里人会怎么看我？我是支书呢。”梁守义还是摇头不同意。

大明说：“你是怕人说你以权谋私？让他当家，对厂子发展有好处呢！”

“不行！”守义道，“只要我还在这位上，继荣就只能老老实实当工人，不要动掌权的心思！”

大明还想说什么，继荣却抢着道：“那你是说我永无出头之日了？古人还说‘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呢。”

守义没想到一向木讷的儿子能这么头头是道，怒道：“古人是古人，今人是今人。你小子到我面前争名夺权了？”

“别说只是一个小厂，就是你这一村之长不也就管着千来人的吃饭拉屎么，我争个什么名？假如我真能当好这个厂长，你凭什么挡着我？”

大明也没想到继荣说出这些话来，担心父子之间吵起来，急忙劝继荣：“这事也不是你爸一个人说了算，还得支部研究呢。别和你爸急。”

大明一开口，继荣也就不说什么了。

守义道：“你小子也得谦虚点，在名利面前要懂得谦让，别让人

说你有点本事就翘尾巴!”

继荣扭头撇撇嘴，没说什么。

梁守义是一个处处损己利人的人。当年参加革命，他想的就不是个人的生死荣辱。侥幸活下一条命来，而且如今床头有几床尾有妻，与那些牺牲生命的战友相比就觉得自己赚得太多了，于是一心一意的要为别人办点儿事，丝毫不愿顾及到自家。在梁塔村办这个小小的铁木农具厂，在当时是要担些风险的，但他觉得对群众有利，能给集体增加收入，自作主张办了起来。也亏了他是老革命老党员，倒没有多少人敢说他的不是。继荣想当这厂子的厂长，他倒并不认为他就是要“抢班夺权”，只是觉得这孩子偶尔有些想法新得让自己难以接受，他不能放心大胆的使用他。况且，继荣是自己的儿子，“瓜田李下，各避嫌疑”，授人以口实，害自己事小，害了这间厂子，也就坏了梁塔村老百姓的衣食。这种不合算的事儿他不干。

继荣只能老老实实的在厂里充当梁大明的“马前卒”。

厂里生产的稻谷脱粒机是脚踏的，这在当时也算是半机械化的了。继荣先是改木轴为铁轴，后来又在铁轴两端安上轴承，脚踏就轻松多了。但打谷场上灰尘极多，这种暴露在外的轴承滚珠之间一旦塞进太多的尘土，转动就很不灵活了，轴承的使用寿命也很短。于是人们就得时不时的对轴承进行清洗，再上润滑油，既费工又费钱。能不能把轴承改装为封闭式的？他又动开了脑子。

他找到读中学时教过他的曾老师。

老师名叫曾凡清，大学读的是机械系，本来是省城机械厂的工程师，大概是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被下放到农村中学当上了物理教师。当老师的总喜欢那些钻牛角尖的孩子，于是梁继荣就成了他的得意门生。继荣有了难处，总爱上这儿讨主张，逢年过节更是曾家的常客。

曾老师告诉他，从事野外作业和粉尘状态下作业的大型机械大多使用这种封闭式的轴承，只是在农村市场上这种轴承颇少见。如果继荣需要，他可以让老同事帮助购置。

轴承买来了。经过试用，功效较老式打谷机提高了许多。梁继荣

提出大批量生产，梁大明道：“新东西被人接受也有一个过程。慢慢来吧，厂里也没有这么一笔底垫基金。”

继荣说：“这东西一出厂子，就会有人仿制，我们就没钱可赚了。一下子投放一个批量，我们就可以大赚一笔了。”

大明说：“那也得让人知道这新机器的好处呀！”

继荣一想，这话也对：“那让我想点办法吧。”

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贫下中农敢闯新 小厂造出新机器》，又找到曾老师，要求以曾老师的名义在县报上发表。曾老师笑道：“你这小滑头，‘要想打鬼，借助钟馗’。我成了你的推销员了！”

继荣说：“老师您是搞机械的，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您的大名，你开口一句抵我说一万句呢！”

“这叫做‘广告效应’，你知道吗？”曾老师说，“外国人的东西为什么牌子就那么响亮？靠的就是这一招。”

大约听到了他们的谈话，曾老师的女儿曾令芳从房间走出来，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对梁继荣道：“正想去找你呢。你给我看看这段。”

继荣说道：“我哪里就敢班门弄斧？何况有老师在身边！”接过书来，却原来是一段文言文，题目是《管宁割席》：

“管宁、华歆锄园，掘一金，华歆目视之，管宁挥锄如故。”

文言文下边是命题，要求就文章内容加以评论。

令芳道：“就为这么一点事，管宁就要与华歆‘割席断交’，值得吗？”

曾老师笑着注视继荣。继荣道：“出题人的意图是想让你向管宁学习，不求名，不图利。管宁视金钱如土块，追求的当然就是道义了。”

令芳一想，也觉得继荣说的有道理。曾老师也频频点头。

继荣又说：“其实管宁也是迂腐先生。金钱作为一种货币，使用它，它就能体现价值；抛弃它，它就失去了价值。如果真的找不到失主的话，为什么就不能据为己有，发挥它应有的价值呢？”

曾老师大约也没想到继荣会这样看问题，不觉笑道：“你这也算是奇谈怪论了——哦，我听说你家有一口什么‘还金井’，是吗？”

“‘还金井’？那是个什么东西？”令芳问道。

“是有口这样的井，那是我祖父的杰作。”继荣本就口讷，不想说下去。

令芳道：“你也开开金口，说给我听听。”

曾老师道：“他们那里有凤山、龙江，有文峰塔，可算是藏龙卧虎之地。”

说得令芳十分向往：“也难怪就出了你爸那样的老英雄和你这样的小秀才。什么时候我也去见识见识！”

继荣笑起来：“我算什么秀才？你才是才女呢——不过，我还是欢迎你大驾光临。”

春节过后，元宵节前，曾令芳果然就来到了梁继荣家。

这一下可就把黎小兰乐坏了。这梁继荣是20来岁的小伙子，平时木讷寡言，在别的女孩子面前难得露一点笑意。今日个却猛不丁的引来了一个城里出身的女孩子，两个孩子竟是那样的旁若无人谈笑风生，这里边不就藏着一份秘密？更何况这女孩子长得有红有白，举手投足更显得大方得体，一声“伯母”叫得让人心醉，不由人天生怜爱。于是一面慌着私下让人把梁守义找回来，通知婉洁一家三口过来陪客，一面忙不迭的在厨间做饭做菜，就如同来了贵客似的。

梁家本是大户，解放前夕虽说没有了田产，却有着一栋颇具威仪的老式房子。房梁高一丈八尺八寸，房前拱檐下雕龙画凤，朱漆大门上方的牌匾上“祖德流芳”四字横平竖直，笔力遒劲，凝重端正。入得门来，前厅廓大，摆放四桌酒席还可供人自由出入；前方神堂上，抬头可见“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换上了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两边还保留着旧时木刻的对联，联曰“诗书传家久，耕读继世长”。厅堂两边各有两间卧室。步入后院，一株木棉高大挺拔，目前尚无新叶，几棵白玉兰则枝繁叶茂。后院左侧则是一口古井，不高的井台上立着一块不大的石碑，走近前去，才能看到碑上几个隶书字：“还金井 弘治三年顺邑梁塔村民立”。石碑背面是碑文，记叙着这还金井的来历：

吾村布衣梁姓讳斌与友出海经商所获颇丰其友染疾不起斌以所获之利取半自用余半沉入此井寻友人之后还之其行可嘉立此碑以勉后人

令芳姑娘认真的辨识着碑文背面的篆字，也知道个大概。站在井旁，对梁继荣道：“没想到，这世上还真有这样耿直自守的人。”

继荣一笑，没说什么。令芳说：“不是还有个凤山的‘文峰塔’么？我们去看看。”

穿过前厅，他俩刚出大门，黎小兰追着他们嘱咐：“别走远了，一会儿就吃饭！”令芳回答着：“伯母，您老别忙，我们去去就来。”

走出村头，转向后山，沿着前人攀出的小径，耳边松涛阵阵，鸟声鸣啭。令芳喜道：“真美！”

登上山顶，置身“卧愚亭”前，令芳问：“为什么取了这么个怪名字？”

继荣道：“这是我祖父的墨迹。诸葛先生是‘卧龙先生’，祖父自知不如他，就把自己常常坐卧的亭子命名为‘卧愚亭’，有归隐山林的意思。”

“看来你祖父也不是一个等闲之人。”

继荣笑了：“也是一位迂腐先生。曾祖父只是不敢用非份的钱财，还懂得做生意养家发财；祖父则以为‘君子不言利’，谈赚钱就显得俗气，好端端一份家业被他零敲碎打送了人，给我家落了个中农成分。”

令芳大笑起来：“真是万幸，要不你就成了‘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了！”

瞻望近前的文峰塔，也看不出有多大的威仪，倒显出了几分破败，让人想见它的饱经沧桑。听继荣讲说着文峰塔的历史，令芳不禁叹道：“想不到这么个小村子，却有这么多的故事。”二人循原路返回。

回到家里，梁守义和梁婉洁一家三口都等着他们。令芳叫着“伯父”，梁守义心里也高兴。令芳又到厨间与姑母梁婉洁、常荣媳妇梁爱玲见面，常荣也在厨间施展厨艺，见了令芳，脱口赞道：“好靚的妹子，让人看着就眼馋！”婉洁骂道：“混账东西，你媳妇就在眼前，你也敢这么花心？”常荣说：“我是只说不做，‘说话的长子，行动的矮子’；不叫的狗才真咬人呢！”说话间，对着继荣眨眼睛动眉毛。爱玲也笑。

令芳羞红着脸，看了继荣一眼；继荣也没回嘴，和令芳回到前厅，

坐下与父亲、婉洁说话。

守义问了曾令芳一些家事，看令芳一举一动中规中矩的，心中更添了几分高兴。

黎小兰忙活了好一阵子，又喜得有爱玲常荣帮忙，整了一桌丰盛的酒菜，特意招待曾令芳，自己也觉得有些疲倦。等到酒菜上了桌，守义、婉洁入席坐定，一帮晚辈向他们敬酒。小兰盛了一碗稀饭，笑咪咪的看看令芳，又看看继荣，对桌上的菜一筷也吃不下去。令芳道：“伯母，您忙了好半天，怎么就篙桨不动？菜都让我们吃光了。”

小兰道：“看着你们，我心里头高兴，不吃也饱了。”

令芳挟起一筷菜给小兰：“伯母，您吃。您不吃，我也不好意思再吃了。”

小兰应着“我吃我吃。”低头喝了几口稀饭。

继荣说：“妈，我看您还是该上医院看看。人是铁饭是钢，天天喝点稀饭怎么行？”

婉洁惊问道：“你妈她怎么啦？”

小兰说：“也没什么，只是吃东西不方便，咽不下喉。过些日子就好了。”

梁守义对家里的事一向不大过问，听了这话，也有几分担心。问继荣：“你妈这样子有多久了？”

继荣说：“都快一年了。初时是常常打噎，后来就是这个样子。好多次要她去医院看看，她也不听。”

令芳觉得这不像是一件小事，对小兰说：“伯母，明日我陪您到城里看看。有病早治，无病早防。”

这农具厂规模一天天扩大，梁大明心头的负担就越重。他觉得自己确实没有经营这么个大厂的能力，而且年纪越来越大了，也没了这份精力，时常在继荣面前说到退位让贤的话。继荣也理解大明伯伯的苦心，自己也确实想找个施展才能的机会，就对梁大明说：“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你在厂里组织一次民主选举，看看工人们的意思如何。再把选举的情况向村支部汇报，由村上作决定。这样先民主后集中，两下里都没意见。”

大明道：“要不要先和你爸商量一下？”

继荣不由笑了：“那就由你决定了。先跟我爸说，条条框框就多了，你也难得推掉这份差事。”

大明一想也是，于是召集厂里大小头儿们开会，算是统一思想，然后布置了在厂里进行选举的事儿。继荣又担心夜长梦多，私下关照梁大明：“话已经说出了口，就得赶紧办，不然人心浮动，对厂里的生产不利。眼下春耕就要开始了，正忙呢。”

这几年，铁木农具厂的事儿基本上是梁继荣当家。梁大明是个粗人，有事总找继荣拿主意，处理事情出了问题，也是继荣出面协调。继荣是个有心人，这几年在厂里苦心经营，既为这厂子的生产与发展想了许多办法，也为自己树立了颇高的威信。他也知道让自己当厂长，父亲这一关难过，于是就策划着来个先斩后奏。梁大明出头露面组织着选举的事儿，继荣却请假到曾老师家里找令芳商量着给母亲黎小兰看病的事儿去了。

傍晚时分，梁继荣回到家里，对梁守义说，他妈到城里看病，家里再没有别的女人，一切就由令芳处理；如果需要住院治疗，也由令芳陪伴，女人细心，也方便一些；剩下只是钱的问题。按说他们一家三口都是劳动力，经济上比别的农户富有一些，但梁守义这个人手头太松，见不得别人有难处，每月一百来元的残废军人抚恤金，大多给了村里的贫困户；村上有了什么要钱的事儿，常常是梁守义自家解决，借条也不要一张；黄常荣更是个无底洞，所以家里很少能存起钱来。如今该用钱的事儿来了，就得梁守义想办法了。

梁守义却以为治病的钱不算大事，车到山前必有路。他问梁继荣：“你知道厂里民主选举的事么？”

继荣说：“知道一些。妈的病要紧，我也就没多操那份心。”

“你真能当好这个厂长么？”

“我能当好。”

“这副担子不轻哪！”梁守义说，“铁木农具厂是村里的半壁江山。两千多人的一个村子，修桥补路要钱，水利建设要钱，学校民办教师要钱，村里的五保户要活下去也得要钱，不容易呀！村里这几年比别的村好过些，就靠了这片厂子；别的村为什么就没有办厂？不是他们想不到，是因

为没有像我这样的老骨头架子顶着。这厂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你年轻,肚里有几滴墨水,就不晓得天高地厚,自以为能济世活人。日后的难处多着呢。”

两父子坐在厅里,相对无言好半天。守义又道:“你妈的事,我去安排。这些日子,你就把心思放在厂子里。多和大明叔商量着办事!”

临出门,梁守义又对继荣说:“你妈不在家的这些日子,你就到常荣家去吃饭吧,也好一心一意忙厂里的事。你妈那儿,我看还是让你姑妈去照应;令芳一个女孩子家,年纪也小,整天面对一个病人,难受。”

梁守义先到村东梁婉洁家,嘱咐爱玲常荣好好顾着家里,又告诉他们这些日子照看一下继荣洗衣吃饭的事,偕同婉洁一块来到曾凡清老师家。他也算是出身于诗礼之家,这几十年都在外历练,接触过各种各色的人,和曾老师倒能谈得来。曾老师也很敬重他的为人,又有了继荣这一层关系,说不定将来就是儿女亲家,留守义在家吃过饭,又一同到医院看望黎小兰。

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黎小兰,梁守义七尺高的汉子,竟一下子泪流满面。想着他们结婚二十六七年了,自己只剩一条独臂不能负重,又在村里负着一份责任,家里家外就靠着小兰支撑,如今才觉得自己对不住眼前这位弱女子。小兰倒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男人落泪,也感到自己的病也许远不是令芳说的那么简单,心上很痛,脸上却笑着道:“我离死还远着呢,你这大男人就这么个样子了?”

婉洁见了,心里也禁不住难过。令芳说:“伯父,谁没点小灾小病的,你就放心吧。”

婉洁和曾老师也一齐劝解着,守义也感到自己的失态,擦着泪眼道:“我是见不得有人身在病房里。况且家里没你就不像一个家了,你可得安心养好病,父子俩还等着你回家洗衣做饭呢。”

小兰说:“我也巴不得今天就回家。你一生大手大脚的,儿子厂里又忙,家里还一摊事等着我呢。”

守义告诉小兰,继荣被选成了铁木农具厂的厂长。小兰也高兴:“孩子大了,就让他干自己中意的事业吧。这孩子有主张,有出息,只是身边操心了,不是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么?”